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现代战争视阈下的“歼灭战”

■吴思亮

写在前面

在我军战史上,歼灭战是最鲜明、最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之一。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基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目的,我军明确提出作战中基本的方针是打歼灭战。此后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环境、形势和任务的不同,我军在作战指导上既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机动,又坚决贯彻打歼灭战的原则,不断对作战理论予以丰富发展,在世界战争史上写下了一个个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进入信息时代,战争形态、战场环境、军事科技和战争机理等已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歼灭战理论如何适应时代之变,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并创新发展,是我们这代军人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

剥夺敌方战力是打好歼灭战的关键

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我军在数量、规模和装备上常常处于劣势。为挫敌锐气、夺取主动、克敌制胜,在强调慎重初战的同时,十分注重筹划和打好歼灭战,以迅速削弱敌方战略优势。由此,“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彻底剥夺敌方作战能力,力避打成消耗战、击溃战,也成为衡量歼灭战成败和作战综合效益的关键指标。传统条件下的作战,往往是兵力兵器在同一时空的物理叠加,强调以硬杀伤为主要方式,战斗力强弱主要通过机动、火力、防护等参数表现。与之相应,迅速有效消灭敌有生力量,成为攻心夺志、瓦解敌方的最有效手段。

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力以指数级方式推动战斗力衡量标准发生位移,在一跃成为信息化战场主导要素的同时,强力推动作战力量与预警探测、侦察情报、指挥控制、后勤保障等要素有机融合,交战双方呈现出全系统全要素对抗之势。信息化战场不再单纯强调兵力兵器时空集中以压制打击敌方,而是注重依托网络信息体系,通过抢占信息空间、争夺信息优势,使敌“看不清、联不上、打不准”,进而全盘剥夺敌方战力。科索沃战争中,在遭受北约78天持续空中打击后,南联盟军队有生力量尽管没有遭受重大损失,但由于战争物质基础和侦察预警、指挥控制、防空反导体系等被敌摧毁,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境地,被迫签订城下之盟。

当今时代,摧毁敌方战争关键支持要素,剥夺其持续作战的客观物质基础,瓦解其遂行战争意志,既是歼灭战追求震慑效应、剥夺敌方战力的重要选

项,也是歼灭战达成作战企图、制胜对手的必要途径。

击要害破体系是打好歼灭战的重心

一直以来,虎口拔牙、击敌要害既是考验指战员胆略勇气、指挥艺术的重要指标,也是克敌制胜、达成歼灭战目标的有效手段。解放战争期间辽沈战役的胡家窝棚战斗,东北野战军3纵经过大胆穿插、渗透、分割,首先捣毁了廖耀湘兵团指挥部,迅速陷敌于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的境地。但当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因为军事技术水准、武器装备效能的制约,在传统作战中,要对敌指挥机构等核心目标和重点防御部位实施准确打击,往往存在诸多现实难题,缺乏“直捣黄龙”的有效手段。可以说,传统歼灭战更多地仍是歼灭对方有生力量。这也使得在传统作战中,衡量对比双方兵力兵器数量和规模,始终是设计作战进程、考量作战成败的重要因素。

信息时代,一方面,环境形势、战争思维发生了深刻变化,那种以扩充兵力规模换取作战效能提高,进而通过大量歼灭敌方重兵集团夺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性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精确制导、无人智能等新型武器装备在强大信息网络、空天侦察能力加持下,可以更快更精准地实施“斩首行动”“定点清除”,迅速达成歼灭战目标。抓住敌作战体系关键节点及部位,实施精确打击和结构破坏,在减少附带损伤的同时瘫痪敌作战体系、达成作战目标的作战模式,越发受到推崇。由此,指挥中心、通信枢纽、雷达阵地、网络节点等,则成为交战双方重点防护的敏感部位和寻敌打击的要害。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对伊军全面

展开了结构瘫痪式作战,通过对伊拉克军政首脑实施“斩首行动”,对伊军通信指挥、防空系统进行“定点清除”,全程置伊军于完全被动挨打境地,战争进程得以加快。

当今时代,伴随信息技术和战争实践的飞速发展,“体系破击”等正成为现代作战理论的关键词,并逐步推动作战模式整体转型,不仅成为战争制胜的新方式新手段,也成为打赢现代歼灭战的重要途径。

掌控作战制权是打好歼灭战的枢纽

以往战争实践中,我军面对的作战环境相对单一,战场主要在陆地展开。尽管相对方武器装备我军常处于劣势,但通过发掘自身优势、利用敌方弱点,主动寻找战机,往往能够以弱胜强、克敌制胜。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部队通过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充分利用夜暗、地形条件隐蔽接敌,敢于断敌退路、穿插袭击、分割围歼,予敌歼灭性打击,最终取得战役胜利,一举扭转整个战局。这表明,对于作战中一时难以夺控战场综合制权的一方,只要善于利用敌方弱点,巧妙消减敌方攻击锐势,仍可在难局、困局中求得制胜先机,达成歼灭战目标。

信息时代,战争展开于有形无形广阔战场,除了传统的陆、海、空战场,还进一步向深海、太空、电磁、网络、智能、生物等空间领域扩展延伸,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世界强国军队纷纷把夺控综合制权、占据战争主动,作为军队建设、制胜对手的重要指标和必要途径,降维打击成为战场对决的必杀技。美军近些年来对外侵略就是依仗以制空天权和制信息权优势主导的战场综合制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对手再强大也会有致命的弱点,武器装备相对落后的一方,即便难以全面夺控战场综合制权,却依然可以在局部战场“以能击不能”,求得局部作战主动,从而打赢局部歼灭战,并以局部主动带动全局主动,以非对称的单项制权助力夺取局部综合制权,并取得最终胜利。

当今时代,固然要加快军队各项建设,加紧锻造夺控综合制权、占据战场主动的能力手段,更要遵循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灵活运用“总体战”“认知战”“跨境战”“智能战”等战法,以降维打击、非对称打击等手段,以劣势为胜势,变被动为主动,在“以能击不能”中

掌控作战制权,打赢歼灭战。

聚优精准释能是打好歼灭战的要则

传统作战,受指挥通信、机动能力、火力速度、天候气象等因素影响制约,力量运用往往局限于一定的作战区域,作战指挥和部队行动临机变化小,攻防行动比较分明。以往的歼灭战,更多的还是通过梯队(群队)式部署,以及连续攻击(抗击)、层层夺占(防守),结合穿插迂回、分割包围、断敌侧后等手段达成作战目标。正因如此,“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往往成为筹划歼灭战的根本遵循和重要途径。

信息时代,作战力量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伴随太空作战、智能作战、隐身作战力量,以及高超声速飞行器、动能武器等新型武器装备的大量涌现,军队信息力、机动力、打击力空前增大,无人智能作战效能日益突出。尽管数量、规模仍是衡量一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准,但“更新、更快、更准、更智”,已开始成为衡量一支军队对现代战争适应能力的指标。与之相应,科学合理编组作战力量,聚优释放作战效能,已成为打赢现代歼灭战的重要关节。

结构力决定战斗力,结构编成先进适用是战斗力多能、强大的重要前提。信息时代,只有通过新老作战力量的联合运用,实现新质能力与传统能力的有机融合,进而构建集多种能力于一体的新型力量编组,才能促进作战体系整体优化和优势聚合,精准控制作战节奏、作战时空、作战行动和作战进程。2020年的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对有人和无人作战力量采取了灵活编组模式,用价格低廉的安-2无人机引诱亚美尼亚防空系统开火,用哈比-2反雷达无人机和TB-2察打一体无人机跟进打击,一举摧毁亚方十余套防空系统,进而从容打掉亚方地面装甲部队。

当今时代,随着网电作战、空天袭击、无人作战等作战行动地位作用的进一步凸显,更应当注重科学设计、合理编组兵力兵器,通过质量累加、效能融合,达到撒指成拳的效果,打好快打快收、精打制胜的歼灭战。



高端战争「高」在哪

■王海军

当前,以智能化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快速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战争面貌和攻防格局,利用高端武器聚焦高端领域展开的高水平军事斗争将成为战争的新样式。善战者,求之于势。设计未来战争、打赢未来战争,首先应深刻把握战争大势,在充分认清高端战争本质特点基础上,识变求应变,运筹谋划,加紧做好战争准备。

战争对手高段位。区别于传统战争,高端战争概念主要是指利用高新技术装备应对大国竞争的战略思想,其基点是大国博弈、强大军队间的对抗。特别是近年来,为抢占未来战争制高点,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纷纷加大投入和主动布局,抢占科技发展新高地,创新未来战争新概念、建强新质作战力量、打造智能化网络体系、培养适应未来战争高端人才等,形成制胜未来智能化战争能力。因此,未来高端战争是针对高端威胁的战争,主要针对高端领域、打击高目标,是在高位对手之间过招与较量,是具有先进军事思想、组织体制、人力资源、武器装备的大国及强国军队之间进行的战争。

战争概念高层次。为谋求未来战争中的战略优势和主动,世界强国纷纷加大军事理论创新力度,积极预测未来作战环境,加强对技术的感知力、理解力、运用力,不断着眼技术装备创新战略战术,将各种颠覆性技术(装备)同现有技术(装备)有机整合,超前设计军事力量建设与运用,瞄准高新领域,开发新的战争样式,着眼“独门利器”“撒手锏”创新形成具有独特优势的战争理论,力争形成统揽军事力量建设及运用的最高军事概念和高敌一筹的军事指导,形成非对称作战优势。高端战争将可能呈现出基于新机理、使用新概念、运用新理论、应用新技术的一种全新战争面貌。

战争手段高技术。近期几场局部战争大都是在高技术条件下进行的,未来高端战争中高技术特征将更加明显。特别是随着智能技术、信息技术、量子理论等高新技术与理论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智能算法、无人作战平台、网络攻击武器、精确打击武器、新概念武器等不断运用于战争实践,战争手段越来越向全域化、远程化、精确化、智能化、无人化、无形(隐身)化和无声化,以及量子化、高能化等方向发展,战争呈现高隐身破坏、高效能摧毁、高智能破坏、高速度打击等特点。

战争领域高边疆。现代战争,国家边疆不再单纯是传统的地理边疆概念,太空、网络、深海等领域也成为国家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太空、网络空间等领域技术强化了战争空间的拓展,使得这些领域成为战争对抗的高边疆、新领域。近年来,太空、网络、深海、极地等领域地位作用日益上升,成为制约与决定其他领域对抗成败的关键领域,谁在新领

域作战能力强、谁占据高边疆主导权,谁就能占据新的战略制高点。运用陆基、天基、海基、空基等多维作战平台,使用软硬一体打击手段,在物理、信息、认知、社会等全维作战域展开对抗、进行攻防,是高端战争的突出表现。

战争方式高混合。高端战争是国家军事安全甚至总体安全层面的对抗,是大国之间在各领域展开的全面对抗,呈现场内有序、局外无序的形态。未来高端战争虽然冠以战争之名,实则是各关键领域高度混合、平战一体实施的战争。政治战、军事战、外交战、经济战、金融战、货币战、能源战、粮食战、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等对抗方式无所不包,更多的人类生存、生产方式都被作为战争手段纳入其中,可以说陆、海、空、天、电、网无孔不入,核、生、化等威胁无处不在。此种混合战争对抗的影响既广泛又极其深远。

战争对抗高强度。大国博弈、劲旅对抗,战争节奏将更快,战争进程将缩短,但战争烈度将更高。由于战争双方均使用作用距离更远、作战速度更快、毁伤威力更强、更不受环境限制的高精尖武器装备,未来高端战争一旦发起,即可能是快速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战争对抗行动具有全域性、全时性特点,作战人员及目标将遭到多领域多维高强度打击,且对抗不停顿、不间断,攻击与防护目标种类与数量多,高成本高技术装备使用多、消耗大,战争伴随着海量的财富消耗和大量的人员损失,表现为一种高强度、高消耗对抗,是国家综合力、发展力和持续力的较量。

厚实作战问题研究底蕴

■杜燕波

挑灯看剑

作战问题研究要着眼打赢未来战争,紧跟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演变,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不断厚实底蕴,持续深入推进。

深研战史战例,掌握战争基本规律。战史战例是军事研究的“富矿”。一切反映战争规律的“公理”,只有在深入研究战史战例的过程中,才能为研究者所掌握、吸收并进一步变为自身能力。古往今来,所有在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绝大多数对战史战例都有深入研究。要系统研究战史战例,只有对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战争有全面了解,才能构建对战争的总体认知,并构成军事研究之基础。应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战史战例,并辅以经典军事理论书籍研读,逐步构建军事研究的总体知识架构。要重点研究当代战例。深入研究海湾战争以来的历次局部战争,包括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因为当代战例最能反映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因此应当予以重点研究。要善于提炼归纳总结。每一场战争有每一场战争的特点,每一场战争都包含对未来战争特性的某些隐喻。因此,在研究战史战例的过程中,需要运用军事辩证法进行科学透视。

深研先进科技,破解战争演变密码。科学技术是战争形态演变的“第一动因”。正如火药的出现开启了热兵器战争时代、飞机和坦克的出现把人类带入机械化战争时代、先进通信与计算机网络的逐渐成熟推动战争形

态由机械化迈向信息化一样,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先进技术定义的。因此,研究作战问题不能不懂科技,懂科技才能掌握破解现代战争的“钥匙”。要研究现代科技及其发展走向,对人工智能、高超声速等现代科技的内在机理、能力实现、发展阶段及与未来趋势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要研究先进科技与战争的关系,结合业已涌现出来的先进军事理论、典型战法打法,研究各种先进科技是如何参与构建现代战争体系的;结合自身武器装备和技术发展阶段,构建顺应时代要求、体现自身特色、能够克敌制胜的实在管用的战法。要把握科技与军队转型的关系,从理论上厘清科技与军事转型的内在逻辑,为和平时期高效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实现军队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深研强敌对手,切实掌握敌之优劣。在真正做到系统研敌基础上,全面掌握敌之优劣,为找到克敌制胜之法奠定基础。要研究敌作战构想。作战构想源于作战思想,是对未来作战打法的根本设想。应通过深入研究敌人的作战概念等作战构想,搞清楚敌人的真实想法和打法。要研究敌建设进展。作战构想代表一种思想、一种探讨。相比而言,敌建设进展代表一种现实,故而需要格外关注。应跟踪研究敌重大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准确研判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敌实施战争可能采取的具体手段、武器装备及其作战运用方式。要谋求克敌制胜招法。在搞清敌未来作战构想及转型建设进展的基础上,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基本原则,立足自身现有条件,发挥自身优势,谋求克敌制胜的招法。

从多维视角看智能化战争

■智 翰

战、能源战、生态战等,都将逐步迈入人类战争的舞台。例如,人工智能技术一经运用于金融领域当中,随之而来的智能化金融博弈就将出现在智能化战争的清单之上。另一方面,信息化战争的高级阶段已经展现出了混合战争的形态,战争的军事界限被打破,混合性将日益凸显,成为一种涉及国家安全的全领域联动对抗。在智能化战争的辅助决策下,敌对双方中的一方很容易制造和利用对手社会“偶发”事件,在意识形态、外交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触发“蝴蝶效应”,必要时再借助智能化军事手段,以加速敌国毁败进程。未来混合战争环境的高复杂性、博弈的强对抗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边界的不确定性等特点,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空间。

虚拟空间成为智能化战争的重要战场,实体空间的暴力对抗比例有所下降。智能化战争围绕着智能优势的争夺而在全域展开,作为抽象概念的智能,则主要存在于人类大脑和计算机芯片的认知空间中。谁能在虚拟空间中赢得智能优势,谁就能取得智能化战争的胜势。这种优势可以超越并颠覆传统信息化、机械化战争中的信

息与能量优势,甚至有人将其比喻成“在智能化战争面前,信息化战争就像一群笨拙的蚯蚓面对智慧的人类一样必败无疑”。这就如同毛泽东同志曾谈到的我们要将敌方指挥员变成“瞎子、聋子、疯子”一样,打赢智能化战争就要把对手变成“傻子”。不难预测,在未来人类虚拟空间日渐繁盛的趋势下,虚拟空间中的智能对抗将一定程度上决定智能化战争胜负。例如,敌我双方在元宇宙当中进行带有智能化特征的虚拟战争,甚至可以部分取代实体空间的暴力和流血战争,虚拟交战成果也可以作为胜负的判定依据。而智能化战争系统可以“无师自通”,在元宇宙中“自我对弈”“自学成才”,成为人们征服虚拟认知空间的“谋臣”“良将”。

智能化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对潜在战机的主动塑造和充分把控,作战进程坍塌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智能化战争是双方智能化体系在动态演化过程中的伺机博弈,双方都在时时刻刻分析并寻找着对方的薄弱环节,一旦出现战机将不会给对方任何翻盘的机会。把控战机即获胜,战机出现之时即双方决胜时刻。这就如同武侠小说过招,胜负往往只在一瞬之间,瞬间的交锋所产生的

的局部失利,就有可能被对手抓住机会带动全局落入被动,进而导致满盘皆输。因此,智能化战争双方都在围绕战机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积极进化出更加完备的战争体系,避免出现漏洞与过失,尤其是为了不让对手发现漏洞而战,甚至不会主动出招露出破绽而以静制动。例如,可运用人工智能的强学习,反复进行基于基本交战博弈规则的虚拟对抗,自动产生战争经验教训,自我创新并优化升级自身安全防护体系;二是千方百计地认知与识别对手体系弱点,找到战争的即时优势窗口,以此扩大局部优势并制造战机。尤其是为了挖掘潜在战机,甚至积极主动塑局并诱导对手进入不利境地或进程。例如,可借助智能化兵棋“左右互搏、对抗演化”,在虚拟战争中发现“未来战机”,以此同步指导当下实体空间作战准备。因此,智能化战争的进程更加短促,如果说信息化战争是谋定而后动的活,那么智能化战争的进程则是谋胜而后定。敌对双方围绕战机的博弈,在高端的谋略认知图谋长期博弈,待战机出现并推演决胜后,随即就进入低维有形空间物理域实施联动作战,战争时间进程呈现准备时间长而作战时间短的特点。

前沿探索

智能化战争是人类战争形态发展的高级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成熟,正推动人类社会由信息化社会逐步进入智能化社会,智能化战争随之产生。相比较而言,机械化战争基于质能互换增强了“耳目”功能,智能化战争基于脑机交互延伸发展了“大脑”功能,也将以全新的样式呈现在世人眼前。

智能化战争既涉及军事,又更多体现在经济、外交、舆论、文化等领域的混合博弈上。在军事领域中,智能化作战已逐步颠覆了传统形态,呈现出以夺取“制智权”为核心的作战指挥算法化、作战力量无人化、作战样式多样化等特点。但是在战争层面,智能化战争的领域更加拓展,战争的暴力性大幅降低,战争过程就是运用智能算法逐步代替人类各个领域的竞争博弈并赢得优势的过程。一方面,国家安全各个领域的竞争博弈逐步实现人工智能的辅助决策,智能化政治战、外交战、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金融战,甚至更多具有智能化特征的资源